

種二第書叢小命革

政專級階產無論

著 勺 修 畢



行印社報運命革海上

畢修勺著

論無產階級專政

革命週報社印行

寫在卷首

名詞的作用真大，世間常有舊得不堪的東西，若冠以新奇的名詞，往往足以眩惑一時；如無產階級專政現在不是膾炙人口，大受一般所謂革命的人物歡迎麼？

然而，無產階級專政到底是什麼東西？牠與無產者有何關係？牠是合理與可能的麼？牠是到自由之路麼？牠是革命應有的過程麼？這本小冊子就是來解答這些問題的。

至於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國，我們都知道牠是無產者的劊子手；莫斯科街上充滿乞丐，失業人數竟達七百餘萬，烏克蘭大飢荒，農民以種子為糧食等事實可不用說，而一般民衆連集會結社罷工等權利都被剝削了哩！昔日努力於革命，曾在「沙兒」治下過着囚禁與亡命生活的志士，現在仍被無產階級（！）的魔王囚禁與驅逐，甚或犧牲生命於暗牢與冰天雪地中。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早就成爲共產黨少數首領恐怖政策的別名

了。這是必然的，因為妄想的無產階級專政所能產生的效果就是如是如是。故我十分希望關心無產階級福利的人來注意這種騙術，並希望我這本小冊子能做揭破這種騙術的先聲。

二八，一一，一四，修勻於上海。

附着聲明

這本小冊子是我去年在報上發表過的五篇舊文，本已收集在「一個貧農子的話」裏，後有出版革命小叢書的提議，就抽出單獨印行了。

又 及

論無產階級專政

(一) 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者

專政是野蠻時代的遺物，無論在原理或實施上，牠總是箝制人的自由，阻人前進。自古以來，專政所犯的罪惡，不可以數計。人類進步之緩速，完全循着專政程度之增減。在魔王稱霸的時代，一人獨尊，萬人皆卑；此時文化思想的程度如何，我們考諸史籍，就可知其大概。人類是向前走的，是時時與強權為敵的；專政是強權最著的代表，不用說，是人類的勁敵了。

近一二百年來，文化思想之進步，可謂一日千里了，推原其因，是強權漸漸失勢，自由日日勝利，尤其是從法蘭西大革命，送「惟我獨尊」的寡頭君主上斷頭台後，強權獨斷失了外形的光榮，專政受了一大致命傷。返顧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情形，肉體既不自由，精

神又無發展的餘地，還有什麼文化思想之可言！這種時代被打破了，已過去了，實爲人類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坐享其利的我們，怎可不向我們那些與黑暗兇蠻搏戰的祖先，致敬施禮！

革命是反抗強權削少專制的行爲，革命的目的是求自由求平等；舊的，野蠻的，是革命道上應消除的障礙，新的文明的，是革命應促其實現的理想。專政既是舊的，野蠻的，當然是我們革命者最應盡力撲滅的東西了。

真奇怪！在經過無數爲自由而爭鬥的革命之後的二十世紀，居然有人大吹而特吹什麼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理由是什麼呢？他們說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必須有一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無產者從有產階級手裏奪取政權，施行獨裁政治；社會一切的機能皆歸無產者（？）掌管；壓制有產者使無死灰復燃之虞。從此以後，社會即可漸漸趨於平等，階級即可漸漸歸於消滅，終必到達無階級，而完全自由的大同世界。他們的幻象不可謂不奇妙，其如不符事實！我們不妨

來談談無產階級專政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其與無產者究竟有何關係。

在有政府有私產的社會中，最畸形的一種現象就是勞者苦而逸者福。生產者不能得衣食住以及人生最需要的滿足，而游惰者倒反豐衣足食，有大廈可居，有奴僕可使，百無缺一，應有盡有。這種社會誰都不承認是美滿的，既不承認是美滿的了，於是就有種種改造的學說發生。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所謂馬克思學說也是其中之一。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依字義明白點說，就是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實施他們的強權於未革命前的有產者。有些奇特的所謂無產階級的學者把社會分成階段，說從這段到那一段一定要經過中間的某段，以自己的幻想造出許多不符事實的學理，命人遵從施行，不可逾越，幾以為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犯。而一般頭腦簡單的耳食之徒也相信得了不得，差不多如教徒信教一樣。專政是不好的，無產階級專政却是好的，這就是他們自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家的邏輯。因為——他們說——無產階級是一切財富的生產者，只有牠纔有專政的權利，只有牠專政纔能使社會趨於良善之途；這無異野蠻人的道德觀念：「人家把

我的女人搶去是不好的，是惡的；我把人家的女人搶來是好的，是善的。」他們又說，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防禦革命，不能制止反革命，所以在革命的過程上說，無產階級專政也是必需的。可是何謂革命，何謂反革命，我們却沒法明白。在我們的腦筋中想來，反革命是倒退的，開倒車的，革命是前進的，開順車的。羣衆既然有力推倒萬惡的政府與資本制度，若再能從事社會的建設，以平等自由的原理去建設新社會，即無須什麼專政來壓迫人了。不然，徒以權力逼人，把別人趕跑，自己起而代之，畢竟是以暴易暴的行爲，沒有良善的結果的。即使實實在在是無產階級來專政也是一樣。但是無產階級能專政嗎？

無產階級是人，決不是形而上的神，牠與一切人一樣有缺點也有長處。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決不比有產階級專政進步；總之，凡是專政統是壓迫的工具。執有此種工具的人即會爲所欲爲，百無忌憚。環境能改變人，誰都承認。世間誰不願意做好人，誰願意拿刀殺自己的同伴，但是有時因地位的逼迫，環境的役使，往往事不由主，妄作妄爲。無產階級在被壓迫的地位中，萬事由人主宰，自己如失了魂魄一樣，只能俯首聽命，人生的什麼苦味

牠都嘗到，實在是可憐可憫，如果一旦推倒目前的敵人，跳上政治的舞臺，牠即失了無產階級的資格，牠即是治者有產者，與被牠打倒的階級一樣，早已含有被打倒的性質，這猶之乎一個窮人突然致富，他以前雖是窮人，以後却是富者，我們愛窮人而不愛富者，所以只有反對後者而愛前者，假使社會上仍有貧富的階級存在。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一句騙人的話，實際上是不可可能的。

如果無產階級居然要拋開生產事業不做，居然要擺起治者的架子，我們老實不客氣也是要竭力反對的。因為我們認定制度的錯誤是與人無關的。制度的本身若有毒質，無論誰來喫下去，統是要中毒而死的；制度的本身若有令人作惡的原素，無論誰來掌握，統是要作惡行兇的。我們既然認定專政是一種有毒的與惡的制度，所以無論秦始皇，有產階級，列甯或無產階級，到底是要中毒或作惡的。請睜開眼睛看看俄國這幾年來的慘酷情形，治者的兇橫，被治者的悲苦，就不難了然。

無產階級願意專政嗎？我以為真正的無產階級決不願而且不能專政的。所以專政

的人，只是利用無產階級之名，以行其個人專政之實的欺騙者罷了，決決非無產者。因為革了一次命，換了一個政府，倒了舊官僚，擡上新官僚，若不從經濟與政府制度上根本上澈底的改革，結果仍是換湯不換藥的無意義的暴舉，無產者終留於被壓迫的地位，人類終無平等的希望。即使政府的太師椅中有無產者坐着，而這位無產者早已離開自己的隊伍，與統治者為伴侶了。

可見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者絕對無關，我當於下文繼續討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弊害。

(二) 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合理的

「忠言逆耳，真理如刺，」的確是名言。我們以善言和真理勸人，一時決不能得人的信從。新式的野心家——列甯黨——明瞭這點，所以處處以似是實非，性近復仇的話語，誘引無產階級，為自己奪取政權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他們欺騙無產者的一例。

無產階級在現社會中，地位是最低微的，勞働是最勤勉的，生活是最困苦的人世間的幸福，他們是享受不到的，這無論誰，只要沒有昧了良心的，都承認的吧，都想亟謀拯救的吧？而且無產階級是人類的大多數，一般社會改造家所謂代人類謀幸福，自然不用說是替他們謀的，因為治者與富人現在已經是一切特權的享受者，要什麼就有什麼，當然不要人們幫忙了。處這樣不平等的環境中，誰不替困苦無告的無產者抱不平！可是，我們應該注意，無產者也是人，他們的行為也是循着環境轉移的。在貧的時候想富，在富的時候想貴，在貴的時候，又想爲人上人，這是我們尙留於半野蠻狀態中的人的常情，也即是俗語所說的「人心不足」。無產者既是人，也是有此劣根性的。我們同情於無產者，擁護無產者的利益，固是應該，然而我們切不可因同情，因擁護，而忘却人類所通有的毛病，切不可以為凡是無產者做的都是好的，無產者是全知全能，純潔不瑕的人物，這是我們常說的，而且希望人們十分注意的。即就我們本身說，我們是反對一切強權與一切施行強權的人的；我們認定強權是罪惡的淵藪，施行強權的人是罪惡的執行者；我們決不承認

強權在你手裏是作惡的工具，在我們手裏就能一變而爲行善的武器；我們決不相信人家的道德程度低於我們，我們是人類的超越者；我們以爲強權的本身就是惡的，完全無關人的問題的。這是我們所最確信的原則，亦是自然科學不斷地告訴我們，此種原則是最合於事實的。所以我們主張一切人都應該站在平等的地位，只有站在平等的地位，人類纔有自由與幸福的可能，否則，一切都是空話。老實不客氣的說，就是叫我們去做治者或資本來，施行起政治與經濟的強權來，我們也會與一切治者和資本來一樣，大作其惡的。不相信，請細心地考察古今中外的歷史，就不難找出確鑿的例證。列甯黨懂得這個麼？我不得而知。據他們所施的手段與所標的目的看來，他們絕不明瞭這個道理，或者有意不願知道。他們完全以意氣與復仇的思想蠱惑無產者。他們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資本家可以專政，無產者也可以專政；以勞働專政替代資本的專政是世間最合理的事！』有時又以『無產者，起來呀！你們報仇的日子到了！資本家的佳節，可以讓我們來喫，資本家的大廈，可以讓我們來住，資本家的美衣，可以讓我們來穿，資本家的妻妾，可以讓我們

來享樂；我們將資本家趕到我們原有的地位上去，讓他們嘗嘗我們的苦味看！」等報仇奪產的煽動語激發無產者，令無產者的一切慾念盡情暴露。聽說近來湘鄂一帶的共產黨員公然提倡農工可以強姦資本家與地主的妻女，可以無辜犧牲資本家與地主的生命，可以以綁票方法，向資本家與地主勒索銀錢，可以盜匪手段，擾亂社會的安甯；他們所以這樣做，自然想藉此激起困苦無告的民衆的同情，為他們衛護政權的城壘！可是與求全人類自由平等的革命，畢竟要差十萬八千里咧。

列甯黨說：『資本家可以專政，無產者也可以專政。』按理，倒很公平的。你可以打我，我自然可以打你；但是你我到底打到何時為止呢？況且資本家可以專政，無產者却絕對不能專政。何則？因為資本家專政，有無數的無產者可以賣力替他們生產，替他們辦好人生所需要的一切。假如無產者專政了，試問誰去替這一大羣專政先生們操作呢？假如資本家落到無產者的地位，終日勤勞，不得一飽，這又豈不是調了一個頭，無產者為資本家，為治者，資本家却為無產者嗎？這又不是資本家專政嗎？不過換幾個人罷了；昨日你治我，

今日我治你，治來治去，仍是脫不了一個不平等的圈兒。這或者有人罵我頭腦簡單，不懂無產階級專政的真意了。有人或者要這樣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者掌握政權之謂；由無產者掌握政權之後，社會上一切事情都容易辦了，一切的一切都好，社會就漸漸地會向自由平等方面前進了。到那時節，階級也將自然的消滅了，人人所企待的理想社會也將自然的降臨了！』我的頭腦的確簡單，無論人們對於無產階級專政解釋得如何淋漓盡致，我終不大能理會。怎樣無產階級專政後，一切事情都容易辦了呢？……怎樣到那時節人人所企待的理想社會將自然的降臨呢？我百思不得一解，只好讓頭腦複雜的先生們去自玩其味！

無產的朋友們，我們請先作一良心的考察罷。我們的心中有治人的思想嗎？治人是我們所期望的嗎？我們願意世界上常有你卑我尊的怪現象嗎？我們的苦痛是從那裏來的？我們情願別人來過我們的苦痛生活嗎？不至於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們如果以我們所不願受的東西，令別人受，我們已失了自己的人格，已失了同伴的同情，我們的

心已顯露出我們該站在被打倒之列；我們決沒有受人愛護的資格；我們雖是無產者，實際還不是與資本家一樣！不過現在機運不佳，居於下位罷了，我們本身並無可取的地方。窮人想富，而不知爲富即不仁，亦是可惡，我明白的無產階級朋友們，決不作此惡舉的罷；治者十惡不赦，被治者慘痛可憐，我可愛的窮朋友們，想必也同情於後者，而極嫌惡前者的罷。社會是複雜的，是有連帶關係的，是有均衡性質的。你的富是我的貧之因，我的低是你的高之果，我相信我們無產者是心地潔白，毫無私念的人，我們決不願站上富與高的地位，來重演人類一直演下來的壓人與治人的慘劇。我們必須手擎火把，照耀於利慾薰心的黑暗世界中，使人們略見輝煌而美麗的光明！

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般新野心家想玩的把戲！

要我們無產者來作這種以暴易暴的所謂專政，完全是不合理的。

(三) 無產階級專政的欺騙與弊害

無產階級專政的欺騙與弊害，可以說，與一切專政一樣；惟其有無產階級幾字足以眩惑一般膚淺之徒，所以我們現在不得不略加討論。

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奇妙的商場，奇形怪狀的貨物，無所不有；只有長於欺騙的人才，是這種互相排擠的場上的最適者。人類有數千年的歷史了，我們考察這數千年中的形形色色的社會的政治的情況，一切權力幾乎皆建築在虛偽與欺騙上，虛偽與欺騙的兩種惡德，就是自古至今的強權社會的護身符。

毫無存在理由的專制魔王，終日以民命爲兒戲，以人類爲獵物，自由地縱慾貪婪，專求滿足一己的私慾，雖犧牲幾千百萬人的血肉，亦所樂爲。「朕卽國家」，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天下蒼生皆卑賤，惟我寡頭獨尊榮，昂昂然身登九五，陷人類於十八層地獄中。一般所謂學者與宗教家却替他大倡其三綱五常，天地君親師的騙人學理，擁戴他爲天之子，地之王，當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怪物。可憐一般無知的憔悴於生活的平民，迫於權威，只好

俯首聽命，任所欲爲，何敢抬頭抗議呢！以神爲欺騙的手段，可算是政治上的一大欺騙。

人類的知識漸漸地進步了，知道神權是假的，是人造的，是有害的；一人專政是不合於正義的，所以即有所謂「自由，平等，博愛」的共和思想出現於世，以與專制抗衡；求民意之實現，促共和之降臨，不知犧牲了多少寶貴的生命，製造出多少孤兒寡婦！戰啊！戰啊！殺啊！殺啊！世界各國近一二百年來的革命，究竟爲什麼？不是爲實現不澈底的民主主義嗎？以無限血淚的代價所求得的民主主義總算成爲我們社會的基礎了，但是貧者依然貧，苦者依然苦，而那些如天地之驕子似的特權者也依然享盡人間的樂趣，所謂民主，所謂共和，也不過一夢幻，一妄想，我們只好歎自己不長進，又遭一次無謂與浩大之欺騙而已。

現在的時代是無產階級的時代了，無產階級已開始知道自己的幸福只有由自己求得之；於是乎從事於解放運動；日日求內心知力的發展，時時養精蓄銳地與慣於欺騙的以政治爲生涯的有產者與特權階級對敵，深願即刻剷除之，消滅之，使人類得有平和

安樂的日子，不致常滯留於禽獸不如的野蠻狀態中，以角遂爭戰爲慣技。這種概念是進化道上必然的產物，人類之真能成爲人類，也只有從此點着手。

奇怪呵！正在無產階級自謀解放的時候，倏然有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之學理行世，令純潔無垢，質樸忠厚的無產者趨入歧途，重犯人類所常犯的弊病，這實在是社會進化之一大不幸！我們曾經說過，惡事易爲，善舉難行。以合於真理的平等自由的學理勸人，往往得不到相當的效果。而一般口是心非的鼓唇弄舌者流，以勢利復仇等卑俗思想誘人，却常被視爲名言至理，極易惹人信從。「殺人人殺」，以強權壓人的有產者，一旦勢孤，流爲被壓迫者，在理是極應該的，而世上只有受過長期苦痛的人才以此同樣的苦痛施諸一向站在優越地位的人們的權利。是的，以牙贖牙，以眼償眼，的確是最合於公道的行爲，可是我們人類已在二十世紀的道上行走了，二十世紀已不是摩西的時代了，我們怎麼可以把眼睛向後去看，沉迷於復仇式的無產階級的專政呢？我們反對有產階級，是反對他們的金錢制度與強權制度，總而言之，我們反對他們的專政。因有專政而後有種種使

我們勞動者不安的現象。我們的革命的目的是求全人類的幸福，是求無你我之分的萬人皆一體的和愛的社會之實現，我們決無理由說：『你們專政不好，應讓我們來專政！』或說：『你們已專政過了，我們也來試試看。』因為專政本身就是作惡的工具。列寧黨說：『國家是一階級用以壓迫另一階級的武器；有產階級既可用之以壓迫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也可照樣地反轉來壓迫有產階級。並可藉此漸漸地消滅一切階級……』真是一種阿刺伯式的奇妙神話，只好供孩子們無事時談天說玩的資料，不值智者一笑的可憐。現在一般淺見的無產者却大上其當，跟在新式野心家的背後，爲他們升官發財的趕死隊。

無產階級專政祇是新起的一種欺騙，一般想營寄生生活者的上政治舞臺的階梯。厭惡政治，以政治爲萬惡的生產者決不願牠實行的。「我不願人治我，而我不應治人」這是居於下層的亟謀解放的人應有的精神。能如此，我們真是革命者，能如此，無產者真是人類解放的救星，否則，名爲無產者，口裏雖喊着革命而與爭權奪利之徒究有何異？無

產的朋友們，你們請反躬自問一下罷。

俄國的共產黨（即列甯黨）曾說過無產階級本身是不能專政的，應由「共產黨」來指導他們。於此，更可見所謂「共產黨」的野心何在，他們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究竟如何了；這不過是「共產黨」想專政，想利用無產者為工具去奪取政權，以到達專政罷了。至於為專政而犧牲一切，如殺人啦，放火啦，陷民生於水火中啦，令社會中的一切皆呈不安啦，也是莫可避免的，因為我要做皇帝，還管這些我以為是無足重輕的瑣事目的到達了；才可見我方法之奇妙！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亦如是而已矣！

無產階級專政既然是從欺騙中產生的，既然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共產黨」專政，其弊害當然是很多很多了。

向前進的政治是尊重自由，發揚自由的精神，是崇尚平等，實現平等的基礎，決決不是開倒車式的專政，如果有人說專政是進步的，那末我也可說地比天高，子比父老的無稽之談，如果有人說專政是自由平等的良友，那末，我也可說貓為鼠友，虎與兔伴的違理

之論了。專政是專政，專政在歷史上使人類遭受多少厄運呵！科學不發達，文藝不興盛，思想不脫俗，國家循故，社會守舊，與夫人類囿居於半野蠻的情況中，無一非專政的弊害之所使然；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一樣，我們曾說過無產者有權力在握，未必好過有產者，這些平心靜氣的話，決不是侮蔑無產者的。革命者的責任是誠懇地啓導人們，絕不是爲諂媚與欺騙的勾當的。所以我們說無產階級專政是效法皇帝之所爲，自上而下的命令人民，無理地，獨裁地，強制人民，絕不要適合的正確的討論。全體人民都屈服於專政者的權威之下，何敢稍示呻吟！專政是少數人用死刑與監獄來處置他們的敵人的，是少數人實施他們的霸權於真正的無產者的，所以牠常爲列代的帝王與首領所羨慕，對於一般野心家可謂稱心之至了，其如阻人類社會之前進何！

讀者諸君，覺得麻煩了麼？我因希望你們十分的注意於最能騙人的無產階級專政，故不免時作重覆之語。想你們定能原諒我的。我們現在暫時停筆，以後再陸續陸續地來討論罷！

(四)無產階級專政是到自由的路麼

無產階級專政的弊害與不可能，列甯黨也是知道的。不過爲特種宣傳的關係，明知故犯地硬要說牠是無產者的救星，是社會進化道上所必經的步驟罷了。中國一般淺識的列甯黨竟有相信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在這無產階級專政，所謂共產主義也就是這無產階級專政！究其實，這些先生只有關：『馬克思者，法蘭西人也！』（註）的笑話，絕對不配來談社會思想，論社會問題的。友人笑評中國的列甯黨除按月領受盧布外，少有常識；我們考諸大多數機械般的盲目的所謂共產黨員，便覺此語實非過分。這些人，我們只好請他們多讀些書，多下些研究的工夫；然後再來從事革命，否則革命只有被他們摧殘，絕對無絲毫善果可望。所以我現在並不是要對那些像牛般的人彈琴，我於此僅僅希望稍有頭腦的，曾受過馬克思主義之毒的人們，拋開一切偏見，在真理上與我作較有理性的較

合邏輯的討論而已

(註)數年前湖南共產黨員某君在長沙馬克思紀念會中的演說詞。

俄法的共產黨都曾肯定的說過，無產階級是不能專政的，因為他們（無產階級）的能力薄弱，既無堅固的組織，與政治的訓練，又無共產的精神，與主義的信仰，怎麼可以妄佔政治的領地，行施獨裁呢？因此在現在只有共產黨可當專政者，只有共產黨能領導勞動羣衆。

所以在西歐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現在已成爲共產黨專政的別名了，以共產黨專政號召天下還不失爲忠實者。至於借無產階級之名，以行其一黨專政之實，這無論在何道德上都是不應該的。中國現在大多數在那邊鼓吹無產階級專政的先生們，有幾個嘗過手力勞動的苦味？有幾個不以欺騙農工爲能事？有幾個不想做勞動者背上的寄生物？中國的無產階級又有幾個知道他們？俄法兩國的農工業比較我們中國總算發達了，農工也有較大的組織了，——如工會合作社等遍地皆是——無產者尙且不能專政，在我

們一切都落後的中國，工人十有九皆未自覺，農人因處於窮鄉僻壤，一切皆循着舊規，更說不上什麼，怎麼還可倡導呢？專政專政！由流氓地痞，操縱一切，當然是意中事！真正的無產者僅爲其魚肉耳！共產黨的先生們！你們要專政就應該老實不客氣的說出，人類非有魔王盤據其上，以萬人爲芻狗不可，人類是奴隸性成，非有枷鎖維繫其手足，即無安全生活之望的實話。你們何必借無產階級之名以行你們的罪惡呢？君主固可誅而你們欺騙者尤可殺！我恨！我恨！一切狡猾者爲少數人私慾的滿足而污蔑一切神聖的名詞！我手顫了，我筆抖了，我恨不得一刀殺盡天下一切以人治人爲標榜的蝨賊！我恨不得除光世間常利用美名以行惡的害蟲！

凡是政黨都喜歡誇大，換言之，凡是政黨，多少都要有意或無意地作些欺騙的勾當。我們看歐美的政治情形，無一政黨不掛着羊頭賣狗肉的，無論自由黨也罷，保守黨也罷，社會黨也罷，保皇黨也罷，他們總以福國利民爲口頭禪，而所作所爲，却無一不背其所言。

說起原理來，堂堂皇皇，空中可以造樓閣，水上可以建鐵城，不管邏輯，不顧事實，只要我們能閉眼睛說，淺識的羣衆未不上我們的當的。歷史上不知有多少此類的事實呀！惟我們慣於健忘，不曾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經驗語，置諸腦中，往往使舊劇重演，一錯再錯。列甯黨所提倡的莫名其妙的無產階級專政，表面上與抽象上說來，倒也有幾分理由。他們最能動聽的說話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得已的，是求自由的道上所不能免的一過程。他們常說：『自由是最好不過的，的確是人人所渴望的。不過徒喚抽象的自由，若沒有達到自由的具體辦法，終是空的。無產階級專政（注意這裏所謂無產階級當然指共產黨）是催促民衆向自由的道上走的具體辦法。專政雖不佳，若能令我們達到自由的境地亦樂而不爲！而自由的實施也須有一度訓練。你們看現在的羣衆，他們因數千年受慣了主人鞭策的驅使，現在仍是貼貼服服的屈着腰低着頭，死守着奴隸的根性；他們生成就是服從的；他們失了反抗的意識；他們被人指揮慣了，已喪失了自治的能力。他們能達到自治的地步，這是不錯的，也是人人所企待着的，不過在這期待的時期，若任他

們自由行動，就有無限的危險隱伏着。想使他們從現在的奴隸狀態中一躍而至人人所期望的自由的地地實在是在魯莽。這種奴隸與獨立的過渡期間必需許多年代。現在即刻放任了，讓羣衆自由，必然會釀成暴舉，掠劫混亂，與一切罪惡的行爲。這一定是共產主義的末日。至於專政呢，牠能使羣衆不知不覺間有新的精神狀態與新的習俗，牠促他們行施自由，獲得自由的訓練。待專政終了時，什麼個人的安全，與公衆的秩序都不成問題了。

……」

這些話我們已聽慣了；無論何時何地的暴君也是這樣說的。爲什麼要行鐵一樣的虐政呢？爲什麼不予人民以自由呢？他們的回答也無非與以上的一樣：他們是極願人民自由的，惟因人民無相當的程度，不能有自由，所以只好由他們專制，他們不時的施行壓迫，殺戮，掠奪，完全是爲他們的人民的利益的，因爲這些無知的人民，如果他們不在上面耀武揚威，就會將自由濫用，激成擾亂，使社會無一刻安寧，故他們的專制是必需的。待人民有獨立自由的程度了，他們的專制，纔無存在的價值……但是何時人民纔有獨立自

由的程度呢？遙遙無期，十年百年甚至千年萬年，都說不定。他們專制的根基築在「無知」上，所以他們無時無日不禁止思想的自由，無時無日不以愚民爲政策，要他們啓發人民的知識，藉以達到能獨立自由的程度，真無異於「俟河之清」！說到這裏，我即想起一件滑稽的故事來：

無政府主義初起的時候，有許多不了解主義的人，主張以議會活動爲方法，極力鼓吹無政府主義者進議會；他們的理由是：議會爲一國之最高法院，議員有否決一切的權力；一旦議會中無政府主義者佔多數了，他們就可以宣佈取消政府，無政府立刻實現了！讀者諸君，這種故事，這種理由，在表面上不是很合理的麼？但在二十世紀的無政府主義者倒以此爲笑柄。因爲這種貌似真實的理由在實際上是不能存在的，是行不通的。天下決沒有自願犧牲其特權的人與事實，（極少數如克魯泡特金、托爾斯泰等例外）每一種特權都須以強力驅除之。欲政府取消政府，畢竟是愚人作癡夢。列甯黨的朋友們，你們欲以專政達到自由，也是做着同樣的夢呢！醒醒吧！這種癡夢做下去，待醒來時，到底要反

悔的。

聰明的有產者現在也堂哉皇哉的宣告自己是自由之友，實際他們那一秒鐘不剝削他人的自由，那一秒鐘不以欺騙掠奪爲能事！

世間可以說沒有一個政府或一個人膽敢揭去一切假面具，赤裸裸地反對自由的；可是奇怪得很，一切政府，與一切人——除主張自由的無政府主義者外——每日皆在社會的關係中排擠自由，視自由如蜂芒。大多數人都說社會上一旦把法律，憲兵，裁判所，監獄等取消了，只好讓土匪流氓及一切罪惡滔天的歹人作主，將花花的世界鬧成一團糟呵！怎麼現在可不是法律，憲兵，裁判所，監獄等統御着的世界麼？不是強權當道，自由匿跡的世界麼？爲什麼到處看見的都是卑鄙，醜惡，流氓，土匪，暴力，罪惡的事實呢？爲什麼人們要盲目地相信強權而輕視自由呢？在我們這種社會中法律憲兵等不可或缺的理由是非常容易明白的：牠們以保守現制度與其特權者爲職責，亦無怪其裝起十足的權威，壓迫一切！在我們這種無時不有罪惡發生的集合體中而言無強權即無罪惡的理想社

會，怎麼不令人驚而且怪！

呵！強權！呵！自由！你們在歷史中不知經過多少苦爭惡鬪！你們是水火，一刻不相容。自由勝利了，人類進步；強權凱旋了，黑暗來臨；人類的全部歷史亦可謂強權與自由的爭鬪。自由一寸一尺的佔領強權的領地，亦即光明一寸一尺的大發其光芒，普照人世！血呵，淚呵！一點一滴地繞在強權的死尸上，使之長出自由之花！自由之花，開遍天下，人類有福了，人類再不過着苦悶生涯了，我們努力預備沃土，培植此美麗之花吧！

『自由是人人所渴望的；但欲求其實現却不可能！』這是一切暴君，惡主，治者，教士，以及有產階級甚至有奴隸性成的無產者都這樣說。不錯，人類總是怯弱不敢向前的。他們一直被壓迫下來，不知不覺把自由的本能都失掉了，難怪他們不以自由為幻想！

我一起想起以專政為達到自由的方法，我即不覺笑從口出，把我們重要的問題都忘記了！如果專政能導民衆入自由之門，那末，惡魔也可以帶我們入天堂。以專政為自由的

嚮導的人也知道自由的真價值麼？也知道自由與強權的二相反的原理麼？自由要有訓練，這是的確的。但是人們學自由，應如學一切東西一樣麼？他們想得到一個了解自由的真義的人見到別人被壓迫於奴隸制下的苦痛，如自己的苦痛一樣麼？他們也明了一個尊崇自由的人對於別人的自由也應如自己的一樣尊崇麼？巴枯甯說：『我一人自由非自由，衆人自由才算自由。』他們也能理會其真意義麼？

如果他們這一切都不明了，他們真不知自由爲何物；否則，他們怎能想到致自由之死命，爲自由之否定的專政呢？

你們若使一個嬰兒常躺在搖籃裏，他就永不知道行走；你們若不教孩子讀書與寫字，他就永不會讀書與寫字；你們若不准兒童游泳，他就永不知道游泳；你們若禁止一個少年使用工具，他就永不能使用工具。這種道理想必是很淺鮮而明白罷？

嬰兒只有下地步行纔能漸漸步行；孩子只有練習讀寫，纔能漸漸讀寫；兒童只有入水游泳，纔能漸漸學起游泳，除此正可以類推。就是自由也是一樣，只有自由的人纔能知

道自由的真價值，不致在自由當中鬧亂子；至於在專政之下過慣了的人，一時不安適於自由，確是實情。但天下事那有倏然即實現的道理。嬰兒雖有時因下地步行而跌倒，受着某種傷痛，但至少比長日躺在搖籃裏，一輩子不步行好過幾倍；入水游泳雖有時遭險，但較諸終生不知水性的人便宜許多，快樂許多……推而至自由的現象亦何嘗不如是；假設在自由的狀態下尚有混亂等弊病發生，但無論如何總比在專政的淫威下偷生苟活，舒適安爽。自由與強權是立在一線的兩端，要自由則必反對強權，要強權則必反對自由，二者決沒有融洽的餘地。自由與強權又好比是南北極，走南離北遠，走北離南遠，二者亦無並行不悖的可能。專政是強權的最烈者，我們要求的是強權呢，抑是自由？假設是自由，我們就非極力反對強權不可了。強權是產生一切卑賤行爲的原動力，是箝制自由最厲的魔鬼，我們爲自由而革命的人，怎可爲之庇護？而無產階級專政又安可爲自由的道路？要世界有真正的自由實現，就須從今日起，剷除專政的遺毒，培養自由的鮮花。朋友們，你們願意花呢還是遺毒？你們自由的選擇吧！

(五)無產階級專政與革命

揭破專政的弊害是革命者應盡的義務，因為專政與革命絕對相反；我們研究世界各國的革命史，知道革命大概都失敗於專政中。專政簡直是革命的致命傷，主張革命的人必然反抗專政，這是勢所必然的。

人們以為是天國的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在學理上對之曾已下過數次批評，我們覺得牠非但不是無產者企求幸福的方法，簡直是陷害無產者的陷阱，與無產者的革命理想，相差不下數千里的。

我們曾說過除中國少數淺識的列甯黨以專政為最終的理想外，一般比較有常識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也以專政為惡的，不過依他們的意思，這種惡是必需的，是革命過程上所不能避免的。

最使我驚奇的是馬克思極隨便地說過的一句話，後人竟相信牠如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犯；甚至於在俄國試驗失敗了，也還是人津津有味地嚷着俄國已實現他們的天堂，他們以政客爲無產者，以政客專政爲無產階級專政，這一層我們可暫置不論，因爲自稱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國，已有十年的歷史，人們都知道無產者依然是做奴隸的。

一切政黨口裏雖然喊着爲民衆，要使民衆覺悟，實際，牠們無時無地不輕視民衆，常謂民衆太無知，太奴隸性成，非有人來管治他們不可的。列甯黨也不在例外，他們一邊吹着無產階級專政，一邊却說無產者太笨，無專政的才幹，必須他們來做指導者與管理人。

列甯黨庇護專政最有效果，最動聽的論調就是革命的過渡時期必須有專政的存在，否則，革命就要失敗的。他們的理由不外：一，要抵禦國內有產階級的反攻，非實行專政不可；二，要抵抗國外的侵略也非有專政存在不可；三，因有革命的變動，經濟生活暫時受到紛擾，要恢復其原狀，也非專政不可；四，要一向被壓迫的羣衆從現在這種被壓迫的境

况中，一躍而至於自由世界，亦非經過專政的階級不可。這四種理由，除第四種我曾在第四節中稍加討論外，其餘三種，我們也來研究一下，希望我們最後得到一種合於真理的答案來。

一 抵禦國內有產階級的反攻

我們常說天下決沒有享着特權的人情願無條件地犧牲其特權的。我們革命了，自然要把有產階級的財產一律充公，使他們喪失那由他們保持着很久的特殊地位。他們情願麼？決決不情願的，因為不勞而獲是人類的劣根性所喜歡的，他們站在特殊的地位中可以左右一切，一切都可以供他們揮霍，現在他們被革命的強力逼迫了，要把這一切都奉還社會，自己以後再無特權可享了，當然要起反感，要設法撲滅革命勢力，恢復其原有的威嚴。即使一時不可能，他們也要漸漸地隨着時間的流轉，盡其力之所能，以圖其死灰復燃的。

他們將聰明地令一切人對於新制度生起厭惡心，讓他們可以從中得利；他們令重

新建設的革命時期中所通有的困難，有增無已，希望人人因此而**不安**，而**倏起混亂現象**，讓他們可以乘機重振旗鼓，重上爲人類罪惡淵藪的權力舞臺；他們將利用爭鬥時期所能發生的敵視，衝突，阻止秩序與合規生活的恢復；他們將設法使衆人的精神混亂，心生懷疑，以最卑鄙的利益，誘惑人們，使他們的最粗野的本能與最可矚視的慾求盡情流露，搗亂革命的事業；他們將竭力離間革命黨人，令他們彼此相爭，置公衆事務於腦後，專在私人的問題上做工夫，將革命勢力分散了，使無凝聚的精神，讓他們有隙可乘；總之，他們必定以無論任何方法——陰謀啦，搗亂啦，暴動啦——攻擊革命。這些行若無事的部分的舉動，若一綜合起來，很足以動搖根基尙未十分穩定的制度的。

這種情形是實在的，我們也不否認，我們如果料不到，或不明瞭這種革命時必然要發生的情形，我們還說什麼革命！

我們再去看看歷史給與我們的教訓，我們更有**很多確鑿的證據**，證明反動勢力的反攻的確是一種極大的危險，我們非亟謀預防不可。

不過歷史的證明有時亦不大可靠，因此時與彼時社會制度的更易與社會現象的複雜，往往是不相同的。過去名之曰「革命」的現象，常無革命的性質，牠們只使人類社會的表皮改變了，根本完全沒有動搖，換幾個頭銜，變幾個記號，制度的本身，依然如舊；牠們老是尊重國家與財產這兩種原理的。

如果我們想實行的革命也是如此。那末我們真用不着犧牲我們的精力在這上頭，因為牠實在太無意味了。

過去的革命讓一切事物保持原狀沒有做過破壞的工作。革命的轉日與革命的前天一樣，依然是有治者與被治者，主人與被壓制者，富人與窮人，特權者與身無立錐之地的平民；依然是有政府，警察，軍隊，司法機關，監獄，一切的一切都無若何更改。執掌強權換過人了，昨日是乙黨，今日是甲黨，實際，強權依然是強權，牠的殘暴與迫害人的性質終是存在的。政府中換了人，而政府制度却無絲毫更改。政府好比一隻馬，奪取政權的革命的人是騎馬者，現在讓你騎着，我不久即想法打你下來；騎來騎去，馬依然是馬，僅是騎馬者

的調換，與馬的本身何關？今日新黨推倒舊黨，明日舊黨推倒新黨，如此輪流相替，再過了百年千年，其結果還不是一樣？政府依然是巍巍然矗立着在。我們應該知道那些自稱爲「革命者」的人，往往只把最高機關的官僚換了，次層下層管理行政事務的人，皆無一點更動。這些人在同一機關中做着同樣的事務，一定保守着同樣的習慣。這樣的革命到底革些什麼呢？

這些人甚至於上面是否換了人都不知道呢！試問他們有什麼理由棄舊投新，一定說新的「上司」好，舊的「上司」不好？爲什麼他們要擁護新的政府而排斥舊的政府？實在，他們還是喜歡舊「上司」，因爲他們了解舊「上司」的脾氣，做事比較容易，新的無論怎樣好，他們總是有點害怕，在這樣的情狀中，反動勢力不用說是不難獲勝利了。

而且人們在革命的轉日，精神的狀態依然無變，與革命的前日一樣，反動勢力自然又得一勝利的生力軍了。

但是我們的革命決不如是，否則，就無所謂革命。牠將破壞有產階級手中的一切權

力，牠將把資本家的財產一律充公。好！我們假設這種革命已經勝利了；有產階級的專政已經倒地了；社會的一切，如政治與經濟的大問題——都由農工來解決了，資本家已再無活動的機會了；一切爲有產階級的特權與統治的根基的制度，如政府，議會，司法機關，警察，軍隊等都被破壞了；平民把各處罪惡機關都消滅了，並佔領了工場，商舖，土地，土地下的產物，以及一切共公的事物，把生產品充了公，什麼價值，財富，以及專利等等都被廢除了；我想這一定是革命罷，我想真正認識革命的人都拍手慶祝的罷。

這種大事一成功了，我們還用得着某種專政來抵禦資本家的反攻麼？

我們請沉靜地來研究一下。

今日，有產階級領有了一切；什麼，政府，議會，司法機關，軍隊，警察，監獄，報紙，行政機關，資本，一概皆在他們的手裏。一旦，革命爆發了；以牠的熱烈的趨勢，強而有力的暴動向舊社會，有產階級的社會攻擊，舊社會一定失敗的；於是有產階級將從權力中被趕出來，一切都被充公了，他們的首領死的死了，亡命的亡命了，還有什麼能力反抗革命呢？他們既沒

有政府可以威嚇我們，又沒有金錢可以利用我們，他們當然是無能爲了。

昨日，他們是世間的最強者，領有一切；今日被打倒了，已空無所有，他們雖有三頭六臂，也不足畏的。

當他們保有一切強力，未被推翻的時候，不能抵抗我們，現在經過一次大挫折後，倒反有餘力與我們作鬥麼？

有能力時無法抵抗我們的進勢，到衰敗的時候，却能對我們取攻勢，這是什麼神話呢？這種過慮是不合理的，或者在下面這些情景中，有這樣一回事，也未可定：

第一 或者革命沒有得到完全勝利，革命的洶湧的潮流被一班怯弱的首領阻止於妥協的路上，與敵人謀和，以致革命的最終目的不能實現；革命的民衆因之而失望灰心，一場極大的流血犧牲，皆化爲烏有。

有產階級在這大爭鬪中受了挫折，護斷的力量確然減少，但是禍根未除，到底有死灰復燃的一日。革命的風波過去了，社會漸漸地回復安甯，有產與無產兩大營寨因未得

到澈底解決，依然存在，並且趁着這種暫時的安甯，暗地裏摩拳擦掌，養精蓄銳，以備下次上陣惡鬥，再拚個你死我活的勝負。

這樣的情景，所謂反革命自然是極容易發生的，因為慣於壟斷與統治的有產階級決不願永久受着無產者的凌辱而自甘為被壓迫者的，牠無論如何，想重整旗鼓，行施權威，令革命的民衆再在牠的鞭策下討生活。不澈底不全獲勝利的革命，我們應該極力使其避免，因為這樣的革命，民衆只有無謂的犧牲，而絲毫沒有好的結果的。過去的許許多多的革命，可以說都是此類的革命。

退一步說，就是我們的假定是真的，革命只做一半工作，停止在中途了，我們也用不到什麼專政，至於無產階級專政更其不合理，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非先澈底地推翻有產階級的專政不可，這猶之乎一個繼承者須等到被繼承的人死後，纔有享受繼承的權利；現在革命在中途就中止了工作，換言之，與被革命的有產者妥協，那能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可能？只有例外，與有產者一道專政，但這成什麼樣子，還不是徒賴兩手為生的勞

働者喫虧一世！例如現在各國的政治，什麼無產政黨的議員列席於一國之最高法院與多數的爲勢力階級走狗的議員互爭雄長，與無產者的本身利益何干？

在不可能中，我們退十萬八千步，假定無產階級專政是可能的，我們要問此種專政有什麼方法使有產者不謀害革命，使革命不向後退，一一循着我們的理想前進！以武力強迫麼？我們以上曾經說過既有武力，何不把爲有產階級權力基本的一切制度，如警察軍隊等盡量掃除，作「斬草除根」「杜絕後患」的直直爽爽痛痛快快的盛舉？因如此，革命纔有偉大成功希望咧。

列甯黨既然不承認無產階級能專政（我再聲明一句，我們所說的無產階級專政，有兩種：一種是指列甯黨專政，另有一種是指真正的無產階級專政，望讀者明察！）試問他們又有什麼方法替無產階級解決一切極糾紛的難題，如工業與農業等大問題？在我們假定的情景中，革命的無產者既然那樣衰弱，不能堅持到底，所謂專政的一般聰明人自然去與對敵的階級媾和，使一般尚有革命的激烈性的民衆手執武器，死守在所指定

的地位中，以致漸漸地沉於不行動，不革命的境地，呈着疲勞與失望的惡象，甚至弄到同室操戈，予有產者以復興的機會。而有產者呢，他們也巴不得有人與他們媾和，因為他們的性質是保守的，是怕煩擾的，無論什麼樣的革命，多少總有點動搖不安甯的情形，他們只想恢復現在之所謂秩序，坐着享受豬一般的幸福；反叛的革命黨人要求和平了，他們怎麼不肯呢！不過他們也有他們的策略，他們務使這種媾和的時間延長，使他們能重振因恐懼而喪失了的鬥爭精神，以備撲滅革命的勢力；待他們有自信心了，有反攻的能力了，所謂媾和也無形的取消了，曾為革命盡力的民衆也將重入奴隸制中，過着非人的生活。並且他們以種種手段分離革命的隊伍，令牠沙散而無抵抗力，於是他們就可以以恐怖與賄賂等方法，任所欲為，慢慢的重佔已失的領地。否則或許成一混合的制度，既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也不是有產階級專政，而一樣的為革命的大敵。

結果，這種人們以為能保革命的勝利的專政終使革命失敗了。那末，怎樣辦好呢？
最要緊的是不要採用能平息革命風波，減少革命熱度，阻止革命進勢的方法，好一

點說，絕對應該排斥專政。

當民衆受着革命潮流的激動了，決然毅然的去行動的漩渦中去了，而且因必要而不顧生死地與舊勢力奮鬥了，讓步或緩和是錯中之錯，人們常說無知而膽怯的羣衆在大暴動中却有天神一般的性質，勇敢有爲，無可與之比擬，我們考諸過去的革命史，就可明白他們的真相。在難得的暴動時期中，無名的羣衆，往往完成了與目的最不相背的壯舉。但是在行動之後，輕信的他們，却因尊崇他們的首領，相信首領的命令，並以主人爲社會生活所必需的人物的錯誤，總讓他人來收穫勝利之果，而這種勝利的成功與光榮本來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在過去的許多革命中，羣衆的行動時常可以左右革命的大勢。革命開始了，最好是讓羣衆自由行動，不要阻止他們的進勢，使他們能到達最終的目的。

羣衆開始得到勝利了，勇氣百倍，又加結果優良，敵人的力量減少，自己的力量增加，要撲滅爲人類進化障礙的強權，自然是指日可待，而人們所極力主張的專政却害多而

益少，我們何必採行呢！

第二 我們假定革命已勝利了，資本制度已經過去了；但是列甯黨的專政繼承了有產階級的專政，而無產者的物質的狀況却沒有多大改善；窮者依然留於城隅或鄉間的不衛生的陋室草舍中，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勞工者每日依然要做極勞苦的工作，而所得依然有限，所以貧困之魔常臨門首，使他們叫苦不絕。另外，自由的工團被封閉了，只有御用的假工團之名的假勞動團體存在；非列甯黨的集會與出版被禁止了；警察的權力比過去的更加强，更加可惡；監獄裏塞滿罪犯，刑場上常有哭聲；總之，一切皆沉於恐怖的状态中。

再，因革命的勝利而生的瘋狂似的希望，現在已無實現的可能了；羣衆以自己的努力，所獲得的自由也已被破壞，被取消，日常的生活中心幾無自由的影子；人人所企待的物質方面的改善也與烟雲一樣消滅於無形。無產者的地位沒有絲毫改善而且只有日形

退步，這怎樣得了呀！

是的，在這情景中，有產階級反動勢力的反攻是可能而且可怕的。但是專政總阻止得了這種反攻麼？顯然不能的！老實說一句，激起反攻的就是專政的法令，通告，禁律，制裁，鐵一般的紀律，與恐怖的政策呢！

革命後，有混亂，暴舉，無謂的浪費與必要的制限等，我們知道是不能避免的；革命的最要工作是將生產權與生產工具交還衆人，並創立物品分配的程序，如衣食住等，應各有確定的計劃，使社會上無窮者不得食而富者飽有餘裕的情形；這些工作是革命時即刻要幹的；但是我不知道爲什麼人們要信任專政，要牠來負擔安甯，秩序，勞勸以及生產分配等重責？

那些在最危急的時候，挺身而出，首當艱苦，幹起有用的創制的事業的人，那些能以身作則，不顧生死，以全精全力指導與實施革命運動的人，不能使民衆信仰麼？他們對於偵察消息等不比喫官飯領官俸的偵探好多麼？揭穿資本家想用以謀害革命的種種陰

謀，祕密，造謠與恐嚇等，真正在革命隊伍中出入的人不比養着喫白飯的先生們能幹麼？

與民衆接近，與民衆一道生活，民衆的命運，與生活的情況，我們一概與之相同，並且很密切的不斷的與他們的團體，發生關係，而這些團體又與旁的團體通合一氣，試問抵禦有產階級反動的勢力不比世間任何專政者強大麼？

沒有專政者無產的羣衆一定能領會到一切事業皆須自己動手，自己的歷史也應用自己的筆來寫，依賴別人到底沒有意味的；他們一定能覺悟到他們所負的責任非常重大，革命的生死之權皆操於他們手中。

我們以為在革命開始的時候，最要而不可缺的工作，就是怎樣使民衆親眼看見革命的好處，怎樣使無產者與有產者都覺得一切都改變了，與革命前的情形截然不同。今日在貧困中掙扎，專替他人勞動，替他人生產財富的勞動者一旦覺悟到勞動是自由的，把壓迫他們的治者與資本家置於無能為力的地位中，而自己實實在在的去佔領一切生產方法，如土地工廠等，使之為社會的公有物，我敢請極少數的資本家再來為社會的

公敵，將一切東西重佔爲己有。

第三 我們在極端上着想罷，我們假定勝利的革命現在與最困難的情形奮鬥，我們假定受着重傷的資本階級用牠最後的力量與新的制度應戰，試問專政能盡抵禦的重任麼？

我們都知道所謂專政就是維持與鞏固國家及其一切的機關，什麼立法，司法，行政等權力都一概依然存在，坐着國家最前幾把高椅的人幾乎是全知全能，一切的一切皆可由他們少數人的意志任意左右。人們一定說這些高椅，革命後讓無產者來坐，把有產者逐出權力之外，這我也知道，不過我最不明瞭的，就是有產階級將被我們推翻的是極端集中的國家主義，而這國家主義本身已含着被破壞的質素，我們主張革命的人爲什麼要步有產者的後塵，預備人們來打倒我們呢？

我們應該知道世上只要有政府這東西存在，握權者的更換是必然有的現象，今日

你在位，明日我可以想法驅逐你。革命可以把有產階級逐出權力之外，以無產階級替代牠，反革命也可以推翻無產階級，再擡出有產階級來；這好像戰術上一炮臺的得失，彼此以全力傾注於此，結果，只有破壞，毫無實益，革命的危機就種在這一點上。

我們以為要革命得到最後的勝利，唯一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根本破壞炮臺似的權力，令有產者想反動也無從反動起。如果有人說，權力破壞了，人們可以重造，那無論如何總比掠奪舊的已有的困難，並且牠的成功未必能一定。

二 抵抗國外的侵略

一國起革命，各國能同時響應，這是最好不過的；果能如此，所謂抵抗國外的侵略一層就不成問題了。可是，這是我們的希望，在事實上，未必可能。我們考諸過去，知道向新的方面前進的革命往往被各國合力壓抑；所謂求自由平等博愛的法蘭西革命如是，推翻「沙兒」主張自由的蘇維埃的俄羅斯革命也如是；二者皆因有外力壓迫，信賴權力，把

原來的目的拋出九霄雲外，步上專政獨斷的一道；殺人不眨眼的拿破崙與醉心於專政的列甯造出歷史的二大慘劇，令後世人流淚痛哭。近來崇拜列甯的人多極了，在一百年前的法國又何嘗不把拿破崙奉在壁上，崇拜得如天神佛祖一樣！拿氏假革命之名，想以武力統一歐洲，以飽其世界魔王的大慾，列甯蒙着無產階級之皮，欲以欺詐手段，掩盡天下人耳目，以行其一黨專政——不，一人專政——的惡舉，二者皆以破壞革命爲能事，阻止了人類解放的出路，二者皆因有國外的侵略，得以稱雄，亮眼人讀史，一定會知道專政在革命中的機能了。

自然，中國若有澈底的革命現象出現，各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決不輕易饒恕的，因爲中國現在的地位，非受各國的制裁不可。以現在的經濟狀況論，我們若不顧一切地實行我們的革命，各國一定實行牠們的老法子：利害一點，調兵來剿滅我們，緩和一點，用封鎖的政策，令我們束手無策，坐以待斃。所以我們現在的當前的問題不用說是怎樣尋經濟獨立與一切皆能自給的道路。否則，我們的革命到底要失敗的。

我不管現在的一般革命黨人的謾罵，我要硬着頭皮說直話，我們所理想的革命，未必能在東西各國之前實現，因為我們不是盲目者，怎麼可以把各國社會情形與民衆心理一概不顧！可是，我也不能說，我們中國的社會革命一定在各國之後實現，因為革命是要看人的努力與社會的背景的。

我們假定中國能即刻有我們的革命，我們怎樣抵抗列強的侵略呢？我們中國不比別國，我們一切皆落人之後，怎樣能與三頭六臂似的帝國主義作戰呢？專政是萬能，能使牠們不取高壓手段麼？我想稍有頭腦的人決不至於這樣說的罷。那末到底怎樣辦呢？

是的，我們假定我們已在革命中生活了，中國已不是一階級的中國了，是四萬萬人的中國了；我們以無上的努力把壓迫的政府推翻了；我們實實在在的成一獨立自由的民族，一心一意與一切民族攜手過着和平友愛的生活了，但是野心勃勃的列強不允我們如是，硬要以強力壓服我們，令我們重入奴隸的牢獄中，帶上不自由的枷鎖，我們又如何呢？我們速圖抵抗，我們願以我們的全力與牠們拚命，決不願再過慘苦陳舊的無謂的

生活，專仰強者的鼻息的。

話雖如此說，但是抵抗列強絕不是幾句空話可以了事的，一定要有多少實力，纔能與牠們稱兄道弟，所謂「你槍來我刀抵」，以空手去抵槍刀，無論如何要失敗的。主張專政的人就會直截了當的說我們以中央的權力，召集大兵來與之血戰，那怕牠們不退還原籍，並歎我們中國人之不易欺壓！可是實際情形決不如是簡單，我們要以武力與人戰爭，我們非有充分的預備不可，如糧食啦，軍人的訓練啦，槍炮的製造啦，作戰的計畫啦，總一句說，一切戰爭時所必需的東西，我們無一不應注意。在我們腦中想，以科學這樣不發達，實業這樣不振興，戰術這樣不精明的中國要以武力與一切皆比我們進步的列強抗爭，實無異於以卵擊石，終歸無勝利之可望。那末，我們不能以暴抗暴，已無可疑，我們非有別的方法，絕對不能救革命於滅亡中。我們相信思想的能力有時較軍隊強大，我們看法國革命時的「無神黨」的攻無不破，戰無不克的原因，大部分皆在求自由的共和思想，俄國軍隊之能抵禦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也完全是思想為其後盾，沒有「自

由蘇維埃，爲麵包爲自由而戰呵！」的求進的理想，俄國早已落在列強的爪牙中，讓其自由宰割了；所以我們要想中國將來的社會革命成功，也非有遠大的理想不可，以陳舊不堪的專政號召民衆，號召世界，我可斷言一句，必敗無疑，即使有歐美那樣的強力，若列強聯起戰線來，我們也只有坐以待縛，何況我們中國無一物不求人呢。

革命有遠大的理想，而幹革命事業的民衆又有熱烈的情感，求解放的決心與替革命犧牲的精神，革命的火線一旦爆發了，就能一轟千里，其勢必不可遏，雖有內外的敵人阻其進勢，亦是不可能的。我們再看一七九二年的法國與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的俄國，就可以知道我們的推想並不是無理的。法俄二國皆有內外的敵人，結果皆使敵人敗北，這很可以作我們中國革命的借鑒。若有人硬要說專政能使革命勝利，我只好閉口無言，我只好歎他們太淺見，太不明古今來革命的真相。法國的革命軍是自動的志願的，所謂「無褲黨」，因爲軍人窮得無褲可穿，還是盡力抗敵——非但抗敵，而且想播自由的種子於歐洲大陸，他們也成功了一部分——爲革命的理想而奮鬥；俄國的革命軍當初也是志

願的自動的，與後來受着布爾塞維克制裁的紅軍不同，我們看在烏格蘭和馬哈饒（Machno）的軍隊完全是民衆化，以自由組織爲根基，但牠的力量，却超過當時的紅軍數倍，達尼金與滑郎格爾的反動差不多完全是牠剿滅了的；可恨列甯黨在牠成功之後，以非常惡辣的手段，把牠撲滅了，摧折了俄國自由之花。準此，可見軍隊並不要什麼專政爲其後援的，抵抗國外的侵略也不必要鐵一般的專政的；並且在專政之下的常備軍，常染軍人的惡習，分階級，別等次，無在不與自由平等的理想相背馳，其戰鬥力常低於民衆的志願軍。就我們中國而論，各省往往有爲剿匪的民團，其力量常爲固有的軍隊所不及。所以就要以軍力抵抗國外的侵略，也用不到人們所極力鼓吹的無產階級專政。

進一步說，我們中國若革命了，我們想，一切都比我們先進的各國，一定也有革命發生，否則，至少，也能制止牠們的政府侵犯我們，這樣一來，我們所顧慮的一切格外不成問題了。

三 恢復經濟生活的原狀

我們已經約略地說過防禦國內有產階級的反攻用不到專政，抵抗國外的侵略也用不到專政，我們現在再來考察恢復經濟生活的原狀是否用得着專政。

中國現在的經濟生活可憐得很，大多數中國人還沒有嘗到人的真味，還在野蠻的狀態中偷生苟活。所謂經濟生活最重要的有三點：即生產、消費與分配；生產一層我們現在差不多還是採用手工業的生產法，一切皆在舊道上瞎鬧，簡直說不上生產，除農產品聊足以自給外，工業上的東西，那一樣可以不用舶來品？除極野蠻與半開化的各民族外，生產的不進步，中國或可坐第一把的高椅。近年來軍閥的兇橫，除無故地令人自相殘殺外，還極力損害生產，大作無謂的浪費，以致盜賊猖獗，乞丐滿市，幾乎無處無寄生者。有人說中國人好遊惰，我們一看現在的社會情形，我們就會相信此語的真實。至於消費與分配更談不到，商人與投機者除剝削平民的脂膏外，幾無事事。唉！這是多麼可悲呀！我們中國人怎樣如此不中用呢！

有人說經濟情形沒有到某種程度，革命是不可能的，這我們可以暫置不顧，我們以爲中國無論在任何情形下革命了，首先應該解決中國人的經濟生活，在革命的時期中，一切皆是混亂的現象，這是無可避免的，經濟生活當然也不在例外。民衆最感苦痛的是經濟情形的不穩定，社會上生產少而消費多，以致貧富懸殊，苦樂不均，我們怎麼不痛心疾首呢！

我們假定我們的革命勝利了，我們將怎樣解決經濟生活呢？『振興實業，增加生產量！』人們一定這樣說，但是單單如此，問題還是成問題的。振興實業固然要緊，若我們不去注意消費與分配，人們依然是享不着幸福的，不過讓少數資本家得盡其壟斷之能事罷了。我們主張在革命前，民衆應該極力築下經濟組織的根基。以備將來替代有產階級罪惡制度的崩壞。我們希望民衆自己以工團與合作社來治理社會的經濟生活。

但是，我們先要問一句，專政能負這種重責麼？我們一看現在各國國有事業的腐敗，就不難斷定專政絕對不能負解決經濟生活的責任，國家集產主義在情理上是行不通

的，以國家爲萬能，什麼東西都由國家支配，這樣要想衆人有幸福，簡直是癡人說夢，實際上萬萬不可能。不信，請看新經濟政策前的列寧治下的俄國。

革命後的經濟生活只有由革命的民衆自己來處理，把投機壟斷，與唯利是圖的惡現象除了，經濟紋亂的原因，就消滅了，於是再照真正共產主義的原理去建設秩序，社會就能漸漸地入到正義之道，不再有如現在的令人傷心慘目的怪狀。

革命最要的目的在滿足一切人的一切需要，先從物質的需要着手，如衣食住等非即刻予以較善的解決不可。物質的需要解決了，然後再及精神與智慧的欲求，使人生的最善境出現於世上，使人們皆聲聲口口誦着：『人生可愛！人生可愛！』的長樂歌。

我們能不蹈資本主義的故轍，一概皆循着正義的原理進行，現在所有的不平與罪惡的現象就可絕跡於世。我們先從生產着手，然後及於分配，務使二者平衡，無太過與不及之虞，於是再注意於產品的分配地點以及交通事業。

生產充足了，分配得當了，交通便利了，社會的安甯就恢復了，這些都是民衆自己的

事業，與專政絕對無涉，我們預先又須調查各地方人民的數目，與指定這些人民需要什麼，使我們不致盲目地生產，得以供適應求。

專政者視權力為萬能，以為世上無權力，一切都不能進行了，這也莫怪他們，因為他們實在不知道民衆的真才幹。民衆本身若有組織了，其力量必超過一切，什麼專政，那裏是他們的敵手？專事消費的專政，養着一班無聊的政客終日損害民衆的日常生活，人們要牠來解決經濟的糾紛問題，豈不笑煞人！

總之，向自由方面前進的革命道上，絕對容不着專政這怪物的存在，有專政即無革命，你們要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你們已不知不覺間向反革命方面走了。列甯黨與被列甯黨迷醉了的人們，醒醒吧，不要再做專政的惡夢了。

Brochures Révolutionnaires No. 2

De la Dictature du Proletariat

Par

Pi-Sieou-Tsio

Première édition, novembre 1928

Prix: \$ 0.08

Aux éditions de "La Révolution",

Shanghai

Tous droits réservés

革命小叢書第二種

論無產階級專政

實價八分

著者 畢修勺

發行者 上海江灣
革命週報社

總代售處 啓智書局
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版

本書的讀者請讀以下各書

-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郭任遠著……民智書局
社會革命論叢……鐵心編……革新書店
師復文存……師復著……革新書店
吳稚暉學術論著……吳稚暉著……出版合作社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自由叢書……自由書店
革命之路……全上……自由書店
革命的先驅……全上……自由書店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全上……自由書店
蘇俄革命慘史……全上……自由書店
國家論及其他……克魯泡特金著……自由書店
麵包略取……全上……自由書店
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全上……自由書店
人生哲學……全上……自由書店
俄國文學之理想與現實……全上……自由書店
工廠田園手工場……全上……自由書店
李石曾最新革命論著……李石曾著……革命週報社
一個貧農子的話……畢修勺著……革命週報社
到大同之路……朱謙之著……泰東圖書局
獄中記……Sofio 著……開明書店
革命哲學……朱謙之著……泰東圖書局
薇娜……石曾蒂甘譯……開明書店
三民主義連環性……胡漢民著……民智書局

再版 國家論及其他 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二卷

誰也知道克魯泡特金是安那其主義之集大成者，同時也是偉大的科學家，他於人類盡了不少的任務，他平生著作，不特安那其主義者奉為金科玉律，即反對者也極表歡迎，故早已傳譯於歐美各國了。在荒蕪的中國雖然早經介紹，但不過是一麟半爪未得其全豹，讀者甚以為憾。我們認定克魯泡特金說，有急需用全部介紹於中國民衆之必要，故決定刊行克氏全集。國家論及其他就是全集的第一卷，是集合克魯泡特金各處所發表的廿篇短篇論文而成的。書的內容，有討論政府問題的，法律問題的，道德問題的，經濟問題的，青年問題的，革命問題的；實是青年最好的革命讀品，教師有益的參攷作物。可以作教材用，也可作關於社會科學常識的研究與自修用。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精裝 一元二角

再版 麵包略取 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二卷

麵包略取為克氏全集第二卷，全約二十萬言，對於安那其主義的原理及社會革命方法，均有詳細的敘述。曾陸續登載法國「反抗」雜誌，後集印成書，法國文學家左拉讀之，嘆為「真理的詩歌」。各國皆有譯本，流傳甚廣，為研究克氏學說及擁護真理者不可不讀之書。現由芾甘君根據法文原本及英文日文譯出，並有凌霜，抱朴，震天惠林等所譯之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各本的序言。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精裝 一元

再版

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三卷

安那其主義不是從大學裏研究得來的。牠是大多數平民創造的精神之生產品，是科學的。所以克氏曾說：安那其主義不是一件信仰的東西，而是一件爲科學所研究的東西了。克氏在本書中避開一切玄學的問題不講，特從科學方面，依據社會進化的歷史傾向指明安那其主義有實現的可能，在最近的將來便會跟着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向，建設起安那其主義的社會。本書對於安那其主義的思想之起源，安那其主義於社會進化中，在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安那其主義的理論與進行的方法甚爲詳盡，實是欲研究安那其主義與科學之關係者，不能不備之書。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六角
精裝 一元二角

再版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

自由叢書
第一種

關於克魯泡特金的學說，在中國還沒有整個的介紹。所以克魯泡特金的名字雖然在雜誌上，在一般人口中可以見聞，然而他的思想是怎樣呢？大家依然是莫名其妙，甚至於還有許多拾人牙慧的社會學家謂克氏的思想雖好然而太理想了；本書便是對克氏思想整個的介紹，誠爲欲了解克氏思想者，批評克氏思想者，反對克氏思想者，不可不讀之書。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六角
精裝 一元二角

再版
蘇俄革命慘史
自由叢書
第二種

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在世界革命史中創了一個新紀元，確實比法蘭西大革命，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要有效益多了。但不幸而為專無產階級之政的列甯黨破壞了，所謂地上天國的俄國，仍然是一地底下的俄羅斯」。自列甯黨跑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臺以後，人民沒有討論自由了，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了，農民沒有反抗地主的運動了。努力於十月革命的社會革命者，在「其卡」與國防政治處的反革命罪名之下，被殺戮，被放逐，被囚禁了。現在的俄羅斯，簡直是如意大利一樣，是凶惡專制的國家並不是共產社會。本書詳述蘇俄革命的狀況，有理論的批評，有事實的記載，洵為研究蘇俄革命史的最好的參考料。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五角
精裝一元

再版
革命之路
自由叢書
第三種

本書是鑑於革命青年走上革命歧途上去後，對於革命懷疑，對於革命不信任，對於革命予以否定，從革命的前線退回愛人的懷抱，退到個人主義的感傷園中，浪費人生而編輯的。故本書指出的革命之路確是革命青年必走的革命之路，對於革命懷疑，不信任和否定的革命青年誠是必備之書。我們相信讀了本書的人，當知道有這條新的可能的革命之路的出路在。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六角
精裝一元二角

再版
革命的先驅
自由叢書
第四種

革命不是爲解決個人的麵包問題，革命者不是爲個人的幸福而革命的，所以革命是爲的解決全人類的麵包問題，革命者是將他的一生貢獻於革命，這簡直成爲定論了。但是現代的革命青年有不少的以爲革命是爲的個人，因之在革命的進行途中，自己稍受小小的挫折，便「心灰意冷」的感傷起來，咀咒革命，歌頌個人主義與感傷主義之偉大：本書特將革命先驅者對於革命的努力和獻身革命場中飽嘗的困苦與其崇高犧牲的精神和盤托出，革命的青年讀了此書不流幾滴同情之淚，也算忍人了。

價目
平裝 六角
精裝 一元二角

上海江灣書店印行

再版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
自由叢書
第五種

馬克思主義在現在是一個「怪物」。很多青年不加深究都以爲牠是科學的，甚至於都相信恩格斯的話，說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是馬克思的兩大發明此誠謬誤極了。此書是專於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謬論的著作，尤其對於各種發明，不惜將其底本和盤托出，使其失所依據，在近日中國到出版界關於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這的要算是一部擒賊擒王的著作了。凡是研究過馬克思的主義和想知道馬克思主義的，不可不備一冊。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四角
精裝 八角

初版
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上

克魯泡特金全集第四卷

這本克魯泡特金的一部遺著。他的目的是想繼孔德、斯賓塞、巴枯寧未竟之志，創造一種人類的近世科學和綜合哲學。這一個我們只要讀他的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安那其主義者的道德和斯賓塞傳幾篇文章，早就死出來。可惜他的目的沒有達到，早就死了，真恨事！不過他自己雖然沒有完成這部宏著，書中的一切材料，一切規模却早已立了。全書本分二部，第一部專論道德的起源及其歷史的發展，第二部說明實在論的人生哲學的基礎與其目的。第一部在伯代甫的整理就在現在的時候，經他友人萊現。在世界各國都有譯本，惟有中國，尚付缺如。現由甘君根據英、法、日、世界語，西班牙五種本子譯出來，因為篇幅過長，分上下兩篇出版。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精裝一元二角

田園工廠手工場

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七卷

此書是克魯泡特金的經濟學說，克氏以前經濟學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其原則是為資本家的利益而生產；克氏的經濟學是平民的經濟學，其原則是為生產者自己的利益而生產。在經濟史最出風頭的亞丹斯密的「分工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及「工業集中」，「生產過剩」等等謬說，都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全書共分「工業的地方分散」，「農業的可能性」，「小工業與工業村」，「精神勞動與肉體勞動」四大部，把怎樣滿足萬人的慾望，怎樣增進萬人的幸福的方法，說得具體無遺。所有的主張完全根據統計和事實，真不愧稱為科學的了。是書各國都有譯本，今由漢南君譯成中文，譯筆之明暢，與原書相得益彰。現在付印，不日出書。

價目未定

上海自灣由書店印行

俄羅斯文學之理想與現實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六卷

這部書，是克魯泡特金關於文學的著作。我們在這兒用不着說牠較之拉兒斯頓 (Ralston)，巴林 (Bainig) 腓里勃斯 (Phelps) …… 等人的俄羅斯文學的研究更好，但是這部書在歐，美所得到的定評，祇要是對於俄羅斯文學略有所知的人全都是知道的。

俄羅斯的文學，在中國的介紹已經是很多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思托埃夫斯基，契訶夫，高爾基…… 等人的名字，已經在我們的耳邊聽得熟了。然而，設若我們祇要讀過了這一部書以後，我們便可以感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一篇好的俄羅斯文學介紹，也沒有一部好的俄羅斯文學史，雖然曾有許多人根據了此書作過介紹，甚至於還編過了文學史。

全書內容共分八章，從最初的時期以至於二十世紀的初葉，都有詳細的敘述與評斷。書尾附有譯者編的梭羅古勃，安得列夫，阿爾茲巴雲夫諸人的評傳，尤稱完備。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未定

